



读荷

□贾春红

碧绿的荷塘，散发着淡淡清香，那一片片的绿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清新而自然。我沿着青石小径，漫步于幽静塘畔，看那暗香浮动的芳瓣，无须笔墨点染，已是韵味十足。红花绿叶，大俗大雅，反差强烈，恰似夏天的热烈。

清风把垂柳的碧绿都凝住，映得满塘春色。一泓绿水，花草游鱼。半亩方塘，在风的吹拂下波光粼粼。一只小鸭傍着鸭妈妈在碧荷间悠然嬉戏，游过之处漾起一圈圈涟漪。水面亭亭荷一支，荷影摇曳，水下一群小蝌蚪高兴地戏弄着荷影。被夕阳拉长的摄影人身影，在幽径上挪动，没人高声言语，似怕惊了鸭儿，碎了花影。

有一池静荷作陪，我绕塘踱步，虽换来一身倦意，心底却喜悦盈盈。驰目远眺，细草嫩木，柳岸花堤；满塘碧色，明净如玉。一只蜻蜓，款款低飞，一会儿落脚于花梗上，一会儿又栖息于小荷尖角，是在临水照影，还是沉醉于荷香？我无法知晓一只蜻蜓的心思，正如它不曾知晓荷于我是一种怎样的情愫。

无邪岁月，盛夏正午，惬意地躺在树荫下，哼着：“池塘边的榕树上……”尽管村北荷塘边只有杨柳。挑饱满的莲子剥着吃，满嘴甜润清香。采一片荷叶，洒一滴水在上面，左颠右簸，看水珠在荷叶上滚动，最后聚在叶片中心，似泛着光的水银，亮晶晶的。

那时还不知杨万里早已写有“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银窝，泛清波”。

翠绿年华，剪一脉荷香做底色。两人相约，荷塘堤畔，折一笠风，藏一袖月。采叶数片，备佳肴之需。携荷一支，归来储于瓶内。彼时，我与友都正迷金庸，看到《射雕英雄传》里黄蓉给洪七公做“二十四桥明月夜”，就大言不惭对他说，这菜易做——把嫩豆腐削成二十四个小球放入挖好了二十四个圆孔的火腿内，底下衬一荷叶入笼清蒸，及熟，只食豆腐。结果是，我把菜做成了“四桥明月夜”。而今，荷香年年如约飘起，共荷人却早已各安天涯。

从少年到中年，隔了漫长的岁月，曾经的懵懂与迷惘在隐隐荷香里渐渐渐远。

《幽梦影》中说：“凡花之娇媚者多不甚香，瓣之千层者多不结实。甚矣全才之难也！兼之者，其唯莲乎。”莲又称荷，我视之为兼美之花。“荷”有烟火气，长在红尘中，“莲”带禅意，开在佛前。我既欣赏荷的入世，又敬慕莲的出尘。

有位哲人说过：生命就像钟摆。文学艺术不断营造梦土吸引我的灵魂，可是现实又不断以柴米油盐拉扯我的肉身。我听从内心的召唤，在“荷”与“莲”之间寻找平衡点。

一念心清静，莲花处处开。忙碌的生活易让粗糙的心灵忽略身边细微的美好，觅一处有花虫鸟鸣的静园，独坐，抛开人情世故，使自己与去日苦多的生命悄悄对谈。停下匆匆的步履，等一等灵魂，便有余情去欣赏这世间可爱的一面。

拥抱夏天

□史连永

流淌的岁月，在讴歌。和着寒冷，唱着芳华，伴着斑斓，奏响热烈。夏的乐章响起，带着浓浓的水汽，酷热的温度，浓厚的绿色，朦胧的天空。

夏，站在时节的高峰，膨胀着自己的欲望，努力通过各种形式表达。

一棵树，走过了秋的萧条，冬的赤裸，春的盎然，迈进了夏的疆土，骤然变得饱满、静默、厚实、热烈。树最能表达夏的意志，不然，你采一片叶子看看，色泽鲜艳，芳华四溢。何止是叶子，隐隐约约中，一只蝉扯着嗓子，弹奏着树的琴弦，为夏歌唱，聒噪得入骨入髓，人们的肌肤上烙满了夏的印记。

一场雨，饱蘸浓墨，挥动着风的大笔，在山中，在田间地头，在河畔，绘制着他的杰作。对于夏，不要苛求温柔。在风的笔下，有时阴雨绵绵，有时檐倾楫摧，有时绘制一片汪洋，有时描画水漫金山。大雨肥了河流，瘦了泥土。大雨，是夏最忠实的奴仆，充足了能量，在他统治的世界里耀武扬威。

夏季流过的岁月，裹着一年的最热的温度，裹着一年的最烈的热情，亲吻着整个世界。催开了生如夏花，孕育了清风半夜鸣蝉，铺设了接天莲叶无穷碧，一枚朦胧天际的红日，一轮云雾缭绕的碧月，都是夏的杰作。我们何必矜持，张开双臂尽情地拥抱夏吧，夏会使我们充满激情。



温暖的苦情花

□李月玲

一场雨过后，平日清冷的长春路上忽然开出了一片花海。

几百株合欢花骤然盛开，一树树，一簇簇，宛如卷着漫天温情而来的粉色流云，浩浩荡荡，又如裹着繁华夏韵匆匆集聚于此的小火把，闪闪烁烁。成千上万朵粉花翩然摇曳，似乎要带着夏天的气息奔向高远的天空。

老家院子的东南角，也长着一棵合欢树，是母亲在生下我的那年夏天种下的，正对着厨房。那时每到夏天，同住在一个大院的小伙伴们就挤在一起，绕着开满了花朵的合欢树追逐、嬉戏、打闹。每当此时，正在厨房准备晚餐的母亲总会一手抄着菜铲，一手扶在锅耳朵上，探出上半身，用力地喊：“别跑那么快，当心有危险哪……”当时，玩疯了的我们哪里有心思听，还是一个劲儿打打闹闹，跑得不亦乐乎。

我满脸的汗珠，粗粗地喘气，让消瘦的母亲格外心疼：做饭期间，她甚至从厨房跑出来好几次叮嘱我，一向爱干净的她更是用自己的袖子为跑得不知东南西北的脏兮兮的我擦汗。可那时，我只顾疯跑着高兴了，几乎没有体味过她的疼爱和不易。

时光打马而过，而今，每每看到合欢花，我脑海里都是母亲担忧的声音：“别跑那么快，当心有危险哪……”可是，母亲再没说出这样的话来，她只活到45岁，我便再也未能享受到这样的

温馨时光。

那年也是夏天，合欢花开得正茂盛，一场雨来后，凋零一地的合欢花铺成了一张红毯。母亲隔着主屋的玻璃门看见那一地粉面，便非要父亲背她出去走走。尽管疼惜母亲的身体，父亲还是背着母亲出了门。她坐在刚刚洒满阳光的石凳上，清瘦清瘦的，不施粉黛的面容，素净清雅的长袖，慢慢地，似乎与满院的合欢花融为一体。

很久，母亲都没有一点儿动静。父亲催促她：“回屋里吧，这风不是很柔和，况且，这合欢花也叫苦情花，因为它清冷不能如人愿，看这，岂不是徒增伤感？”

那一刻，母亲潸然泪下。她走向那一片红毯，蹲下身捡起一朵枯萎的合欢花，放在自己的手心。其实，她喜欢这花，就像喜欢父亲喜欢我一样，喜欢的是它们自然逸出的气质，是它们安静清雅的性格，是花丝于寂静之下簇簇相拥凑成花朵的温情，是它们的叶子在夕阳沉下的时候自然聚拢在一起的相互依偎。

她怎能不知道这是苦情花？只是，她更倾心合欢的叶子如两个人一般，在傍晚自然靠拢获取温暖的美好。就像她和父亲，和我，一直爱着、喜欢着对方一样，虽然偶尔有争吵，却也是极温暖的。

如此，苦情花也温暖得天下无双。